

周蓮香教授～ 科學的頭腦，溫柔的心

採訪撰文／陳秋萍 攝影／沈孟達 圖提供／周蓮香

其實，周蓮香教授是個「樂山」而不是「樂水」的人。沒想到，追根究柢的研究者本色，20年來，居然一直拉著她「下海」，成了實實在在「水陸兩棲」的動物學專家。由於「外海」揚名，如今只要提到臺灣海域的鯨豚，稍微有在關心自然生態的人，大概都知道「鯨豚媽媽」周蓮香。

從老鼠開啟研究路

周教授這一輩子，和鯨豚脫不了關係。可是，最初她研究的其實是「鼠輩」。八十年代，去過臺北植物園，又見過出沒其間的松鼠的，可能有個到現在才明白的問題：「這些松鼠身上的毛怎麼染上黃白斑？是誰惡作劇？」錯了，不是惡作劇，是正在念碩士班的周教授為了辨別，拿染髮劑染的！這位認真的研究生從清晨4點就隻身到植物園觀察松鼠，一小時休息10分鐘，日復一日。多虧松鼠，她拿到了碩士學位。沒想到，後來獲得國科會的獎學金去美國念博士班，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，又是鼠輩，這回她根本是和老鼠同籠。在偌大的研究室裡，按照研究項目，分區安

置老鼠，就近觀察牠們的食性。

兩份文憑，都是研究陸上動物，回國任教不久，也是以一篇「榕樹與榕小蜂的共生生態」為題的論文取得教授資格。

也許你以為，打從一開始，動物學就是她的最愛。其實不然，原因是她最恨死背，偏偏動物系要背的東西多的不得了。可是，從楊梅北上念書，一來要適應都市生活，二來須兼家教賺錢，成績無法好到可以轉系。也幸虧如此，所以她沒有離開這個領域，後來她也發現其中的樂趣，否則，臺灣的鯨豚處境就更堪慮了。



為鯨豚保育奉獻多年，忙碌之餘還投入榕樹與榕小蜂的共生生態研究。

與鯨豚第一次接觸

在周教授的研究生涯和個人生命中，鯨豚這生物本只是浮光掠影。曾在書上與牠們短暫交會過，未料回臺大任教的隔年，在澎湖的一個小村，因國際保育組織Earth Trust的介入而爆紅，不是美名，而是因為漁民屠殺海豚，遭國際媒體披露、大加譴責。身為當時臺灣唯一動物系的成員，周教授受命前往澎湖參加產官學三方會議，



第三屆中華鯨豚協會邵廣昭理事長（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前主任）頒贈紀念盤，感謝周蓮香教授對鯨豚保育之貢獻。（攝影／賴鵬智）

商討澎湖海豚保育管理的對策。

那一趟澎湖行，在沙港村，她見到了港內用繩網圍住的7隻海豚，「走下海堤，手中接獲Earth Trust工作人員遞來冰冷的魚，拍打水面誘喚海豚前來。一隻較大膽的很快地游近，倏地衝向前把魚啣走，我趁機輕撫牠的頭背，啊！那一刻的悸動真是永生難忘。」周教授在她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這麼寫著。而鯨豚也從此游進了她的生命。

當時，她剛開始教書，正尋索著研究的方向。看到國人因為不了解也缺乏對動物的關愛，而爆發這場東西方的文化衝突，再加上她發現，這個海洋國家的人們與海洋和海洋生物其實很疏離，鯨豚研究少得可憐。沙港村事件讓她心痛，卻也激起了她的鬥志。身為大學老師，而且是臺大動物系的老師，她認為，傳承是不夠的，應該為學生開闢一條新的路。

開闢鯨豚保育議題

就這樣，她「暗下決心，決定要挖掘鯨豚在臺灣的蹤跡及祕密」。這個決心，不但帶領她走上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線，開了一門至今仍是全臺唯一的「海洋哺乳動物學」（由於臺灣海域的哺乳動物基本上只有鯨豚，所以現在這門課改名為「鯨豚保育生物學」），也為臺灣當時才剛起步的保育風潮推波助瀾。

鯨豚是大型的海洋動物，最小也有一兩公尺長，體重動輒數百公斤、甚至上噸，而且以海為家，想一個人研究，根本不可能。再者，出海不



帶領學生解剖鯨豚標本。

容易，就只能等鯨豚擱淺，她笑稱研究要等待天上掉下來禮物。就算真的有，也要有「線民」通報，才知道掉在哪裡，而且不管活體施救，還是解剖遺體，都需要一群人才行。所以，周教授最初樂在其中的單兵作業，在鯨豚研究上是行不通的。而且當年沒有海巡署，海岸線歸警察管，所以她還必須克服害羞的天性，與自小害怕的警察打交道。周教授就這樣走出學院。

周教授深信，堅實的資料才是一切的基礎。口述資料及文字傳播，雖必要但不足，1994年1月首次接到擱淺通報，她真的「下海」了。第一頭偽虎鯨在宜蘭蜜月灣擱淺，她帶著一隊人馬「在淒風苦雨下趕往現場。當時僅攜帶幾把生物實驗課用的小解剖刀，刀片不過5公分長、一公分寬，用這些小刀片將身材約5公尺的偽虎鯨屍解，其緩拙可想而知，尤其在寒風凜冽、冬雨連綿的海灘上執行，真教人畢生難忘！」她在文章中這麼生動地形容。田野調查的經驗，讓她深切了解到，這個工作必須集眾人之力才能完成。所以一路走來，從當地民眾、警察、中華搜救總隊，到自己的研究團隊，她都感恩在心。

致力推廣保育觀念

除了岸上擱淺鯨豚的研究，1996年暑假，在民間單位贊助下，周教授及助理在盛夏期間出海調查花蓮沿海的鯨豚。那30個航次，成果豐碩。不但發現虎鯨的蹤跡，掀起鯨豚熱，從此啟動賞鯨業的發展。隔年獲得民間更大的贊助，「正式跨出陸地的藩籬，開始海上的學術研究之路」。之後又有來自政府單位的補助，宜蘭花東沿海的鯨豚普查工作也打下了基礎。現在，分布在西海岸俗稱「白鯨」或「媽祖魚」，因已不足百隻，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列為嚴重瀕危的「中華白海豚」（學名：*Sousa chinensis*；英文名：Indo-Pacific humpbacked dolphin）的臺灣族群則是千禧年之後她積極關切的對象。

一方面馬不停蹄地研究並帶領學生，持續累積資料，一方面也深深涉入鯨豚的保育和推廣教



1995年赴廈門進行中華白海豚的研究，這種定置魚網是最經濟的觀察平台。

育工作。畢竟，保育沒做好，要研究什麼呢？她先是登高一呼成立「中華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」，其後又創立「中華鯨豚協會」，其間辦理過的研討會、解說培訓、擱淺處理教育訓練、演講以及擔任政府或民間的諮詢工作實在多不勝數。

20年來，周蓮香教授真的是研究、教學、保育三者兼顧。2000年9月，亞太地區第一隻擱淺的瑞氏海豚「阿通伯」復健成功並野放，相信很多臺灣人記憶猶新，現已納入小學課本，周教授也非常欣喜。只是，事件一週後居然有宜蘭的漁民在海上屠殺鯨豚，她不禁疑惑：臺灣的保育之路是開倒車？還是向上提升？不過她選擇往正面看，就像她告訴媒體的：「從以為鯨豚是可以吃的大魚，到今天知道要保育，已是難能可貴了。」

「我最近幾年開竅了！如果國內要提倡保育，就要讓不是我們這種背景的人也跟我們有一樣的感覺。」一部電影對社會的影響，普及率往往大過於學者在學院裡的嘶聲吶喊，《威鯨闖天關》在美國造福了虎鯨就是一例。

基於此，她開始致力推廣保育。幾年前，在臺大開設通識教育課，獲得極大迴響，外校如政大、北藝大都接連邀請她開課。1994年6月出版臺灣第一本鯨豚彩色圖鑑。她也適時加入藝術、文學以為媒介，擴大影響的範圍。



於1998年成立中華鯨豚協會，致力於鯨豚保育工作。

單純的愛心，加上理性與熱忱，周老師對學生、對生態保育的付出，像顆種子，播種在我們心底。

真情語錄

失敗不可恥，每一次的過程都是經驗，讓你更ready！

不管研究什麼，前提是自己要覺得好玩，然後要有熱情、要有健康，還要有耐力與毅力。

我的期待是：「往後學生想到周老師，心中會暖暖的。至於社會上一般人，希望大家真心喜歡鯨豚。」（轉載自《不同的人生風景：臺大教師傑出服務的故事》。2010臺大出版）



鯨豚保育不分國界，此為2008年周教授在菲律賓的海洋探索（Ocean Adventure）觸摸偽虎鯨。

周蓮香小檔案

- 現任：臺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
臺大鯨豚研究室負責人
- 學歷：臺灣大學農化系學士（1969）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
- 經歷：臺大動物學系教授
「中華鯨豚協會」理事長／名譽理事長
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委員會委員
農委會野生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委員
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理事
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監事
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理事
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理事

研究專長：動物行為學、生態學、演化生物學

近年研究主題：鯨類生態與保育、榕樹與榕小蜂的共生生態、池塘鰓足類群聚生態研究